



以下是 2018 年 2 月 20 日天普大學鄒小星教授在費城一個抗議活動上的講話：

我是天普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今天，我不得不離開教室和實驗室，在我們國家的誕生地同你們一起，譴責那些指控每個中國學生都構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並將來自中國的所有教授、科學家和學生描繪成間諜嫌疑人的荒謬言論。

就像你一樣，聽到這個國家的一位高級執法官員把某個群體的所有人都作爲間諜來懷疑，我感到震驚。我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深刻體會到這意味着什麼。

這可能意味着聯邦調查局正在查看你的所有電子郵件並監聽你所有的電話，試圖“從鵝蛋中挑骨頭”。這可能意味着有一天，聯邦調查局特工會來敲你的門，並將你帶走。

而這些正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近三年前的一個凌晨，聯邦調查局特工突襲了我的家，並銬上手銬帶走了我。這個可怕的一幕是當着我的妻子和女兒的面發生的，而她們是被武裝的特工用槍逼着靠邊的。以我從天普大學地址發出的電子郵件爲依據，聯邦政府指控我將敏感的美國公司技術發送到中國。

沒有一項指控是屬實的。我從未與中國的任何人分享美國公司的技術。我發送(往中國)的電子郵件所談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內容，是基于我自己廣泛發表的研究成果。當政府意識到對我做了錯誤

鄒小星教授對參議員盧比奧和 FBI 局長的回復

指控時，它收回了指控。但是，我們的生活已經被毀了，無論從職業上、情感上還是健康上和經濟上來說。

我为什么要講述我的故事？因爲我想告訴每一位來自中國的教授、科學家和學生，這樣的事情很有可能發生在你身上。你可能會認爲你來到這個國家只是爲了尋求良好的教育。我和我的妻子三十年前來到美國時，也是爲了尋求更好的職業機會和更好的生活。你可能會認爲你已經融入了美國社會，並把美國當成你自己的家。當我們認識到我們的家在這裏，我們的職業生涯在這裏時，我們決定成爲美國公民。

你可能會對自己說，“我的工作沒有接觸敏感技術。”爲了指控我，聯邦政府將一種常見的設備變成了一種虛構的敏感技術。你也許認爲你遵紀守法，不違反任何規則。可是我做錯了什麼？我只是做了政府和大學要求我們做的工作，但這些都無濟于事。現在我們知道，我們的整個群體在我們證明自己無罪之前是被政府中某些人認定有罪的。你也可能會接到聯邦調查局的電話，只是時間和機會的問題。

把所有來自中國的教授、科學家和學生懷疑成間諜是對美國理想的冒犯，這是錯誤的。241年前，我們的國父在我身後這座建築物里簽署了《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爲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任何基於種族、民族或國籍的原因針對某一群體的迫害和起訴都侵犯了我們在美國所非常珍視的權利。

因此，我今天與你們一起要求我們像這個國家的任何其他種族一樣被平等對待，不多也不少。只有當我們的聲音響亮而清晰時，我們才有希望防止我的家人和我經歷過的噩夢再次發生在其他無辜的人身上。作者：鄒小星 翻譯：飛颺

華人企業家楊安澤宣布有意參選美國 2020 年總統候選人

“我是楊安澤，我要參加美國 2020 年總統大選！楊文澤通過 Youtube 公佈自己的有意參選下任美國總統的消息。

近日，紐約華人企業家楊安澤宣佈有意參選美國 2020 年總統候選人的消息，備受媒體關注。如果成功當選，他不僅將成爲美國史上第二位參選總統的華人，其“劍走偏鋒”的競選口號，也成熱議的話題。

據紐約時報消息，目前楊安澤的競選廣告、標語、網站以及全部上線。他表示，有意代表民主黨參選。他也在去年 11 月，向聯邦選舉委員會(FEC)提交了書面申請。

截止 2 月 14 日，楊安澤已募到大約 13 萬美元的競選資金，其中大多來自其他華人企業家的捐贈。

楊安澤以“人性至上(Humanity first)”爲口號，認爲“自動化可能給全人類帶來毀滅”，並主張聯邦政府每月給每個 18 至 64 歲的美國人發放 1000 美元的“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讓每個人能夠維持起碼的穩定生活。

楊安澤的 Facebook 頁面也在給自己的參選“打廣告”，其“人性至上”的標語隨處可見。

這是一個不常見的競選切入點。紐約時報稱，其他民主黨競選人一般會將目光集中在“移民政策”、“重返氣候協定”、“稅改問題”上。楊安澤的“人性至上”，就被外界形容爲“危言聳聽”、“對科技持懷疑態度”。

紐約時報的報道中，曾形容楊安澤爲“危言聳聽”、“對科技持懷疑

態度”

實際上這種末日預測並非故作驚人之論，《紐約時報》稱，越來越多經濟學家和科技專家都對自動化發展會對經濟造成的衝擊憂心忡忡。麥金賽顧問公司去年的報告，就斷定到 2030 年美國有三分之一工

奧巴馬招進白宮會面。

楊安澤此次選擇參選的 2020 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資格，只是“參加美國大選”前的一小步。作爲能成爲最後站到電視機前辯論的人，楊安澤需要首先登記成爲紐約州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然後要合法地在該州的全民投票中競逐選票，從而爭取該州的選舉人票。

同時，他宣佈代表民主黨參選，這表明瞭他必須在民主黨內通過兩輪提名競選。離最終參選美國總統大選，楊安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與前輩——已故共和黨參議員鄺友良——相比，楊安澤並無政治背景優勢。

祖籍廣東的鄺友良，于 1906 年出生夏威夷檀香山。他于 1959 年至 1977 年以共和黨人身份擔任聯邦參議員，在該職位上爲亞裔創立先河。

鄺友良分別于 1964 年和 1968 年兩次參選美國總統選舉共和黨內初選。在 1964 年他成爲第一位在共和黨內初選中獲得選票的亞裔候選人，他獲得了夏威夷州及阿拉斯加州的選票。

雖然距離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兩年多，民主黨內有意和特朗普對抗的人早已摩拳擦掌。但是，據觀察者網查詢發現，對於“楊文澤有意參選”的消息，媒體的報道少之又少。不論是在《華盛頓郵報》给出的《參選的 15 個民主黨候選人》，還是《商業內幕》的《10 人名單》中，楊文澤均沒有出現。

此外，美國全美廣播公司 NBC 新聞網給出的 2020 年選舉“33 人名單”，上到前副總統拜登、下到影星“巨石”·強尼，都有出鏡，唯獨不見楊安澤的身影。

楊安澤也在 2012 年和 2015 年，作爲商界代表，被時任美國總統



作會因此消失。

在宣佈有意參選總統候選人後，楊安澤在今年 1 月對外首次接受採訪。他補充道，自動駕駛車輛會使社會失去安定，上百萬卡車司機失去工作，而他們有 94% 是男性，平均只有高中或一年大學學歷。

僅只自駕車就足以製造街頭暴動，而同樣的情況將在零售業、電話中心、速食業、保險公司、會計公司等各種行業不斷上演。”

楊安澤 1975 年生在美國紐約州，父母都來自台灣。哥倫比亞法學院畢業的他，先後成立 Manhattan Prep(致力於學生考試補習)和 Venture for America(風險投資)。後者讓其成爲美國財經雜誌《Fast Company》眼中的“全球 100 位商界創新人士”。

楊安澤也在 2012 年和 2015 年，作爲商界代表，被時任美國總統

華裔頂級科學家在美獲刑案細節：美政府提供認罪協議



半個月前，美國司法部網站發佈消息，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隸屬於美國商務部)大西洋海洋學與氣象實驗室(AOML)的海洋學家王春在目前已因接受中國薪金而獲刑。此前一周，前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著名機器人專家席寧在密歇根州立大學附近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以詐騙罪逮捕。

就在這兩名華人科學家接連“出事”之前，當地時間 2 月 13 日，FBI 局長 Christopher Wray 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在美國“幾乎所有領域”中均有外國“教授、科研人員、學生”在學習和工作。一時之間，儘管席寧和王春在本人及其辯護律師第一時間均未對外發聲，外界仍猜測他們可能遭遇了“不公正對待”。

澎湃新聞從美籍華人組織“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網站獲悉，該組織日前針對王春在事件發佈聲明，認爲王春在“受到不公正對待”。該組織此前還聯合“韓美會”、“日裔美國公民聯盟”等共計 13 個華裔、亞裔社區團體和組織發表致 Wray 的公開信，要求 Wray 當面澄清所謂“在美所有華人學生學者是國家安全威脅”的言論。

王春在的代理律師 Arent Fox 律所的 Peter Zeidenberg 在 2 月底也致函美國國會亞太裔黨團會議，稱美國司法部發佈了“虛假”和“誤導性”的新聞稿，Zeidenberg 認爲美國司法部這是在抹黑王春在，進行司法外處罰。

美國司法部此前的新聞稿顯示，聯邦檢察官稱，“作爲 NOAA 及 AOML 的一名雇員，王明知故犯，接受了來自中國長江學者計劃的薪金”。這違反了美國法典第 18 卷 209(a)(美國聯邦政府雇員，不得接受美國政府之外的任何來源的工資收入)和 216(a)(觸犯者處一年以下刑期，明知故犯者處五年以下刑期)。

56 歲的王春在是世界上在海洋大氣相互作用、氣候變化及颶風課題上的最前沿專家之一。王春在於 1987 年前往美國，當時在俄勒岡州立大學攻讀大氣科學碩士學位。隨後，王春在取得了南佛羅里達大學物理海洋學博士學位，最終於 2000 年開始任職于 AOML。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官網顯示，王春在于 2016 年開始受聘于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王春在是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百人計劃學術帥才(A 類)首批入選者、曾獲中共中央組織部的千人計劃、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中國科學院海外評審專家。

2017 年 9 月，王春在返回美國探望家人，美國政府在機場將其逮捕，並拘留一晚。

王春在的律師表示，在開庭前夕，美國政府向王春在提供了一份認罪協議：承認在長江學者計劃中非法額外獲取收入，以此進行認罪答辯，關押刑期即爲此前已被拘留的一晚。

法庭接受了王春在的認罪答辯，並判處王春在已被關押過的時間爲刑期，也就是一個晚上。

政府提供認罪協議

美國司法部新聞稿發佈後的第 6 天，當地時間 2 月 28 日，Zeidenberg 致函美國國會亞太裔黨團會議。

據 Zeidenberg 表示，2016 年，特工 Andrew Lieberman 在王春在家中和辦公室執行了搜查令，並詢問了王春在整整一天。在詢問過程中，王春在沒有律師在場，沒有食物、水，也不得休息。隨後，由於搜查、審訊和負面宣傳，王春在認爲其本人應該辭去在 NOAA 的工作。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官網顯示，王春在于 2016 年受聘于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據 Zeidenberg，“當時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工作，王春在離開了他在邁阿密的家人，在中國科學院從事氣候變化方面的類似研究工作”。

2017 年 9 月，王春在返回美國探望家人，政府在機場將其逮捕。政府指控，王春在在中國學術會議上的發言沒有提前通知其主管，在時間和出勤上作假，並非法獲取額外收入。王春在是中國海洋大學客座教授，利用年假時間，王春在在該大學指導學生和幫助他們進行相關研究，按日獲得少量津貼。被逮捕之後，王春在被拘留了一晚上。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 Zeidenberg 的說法，在開庭前夕，政府向王春在提供了一份認罪協議：承認在長江學者計劃中非法額外獲取收入，以此進行認罪答辯，關押刑期即爲此前已被拘留的一晚；無緩刑、無罰款、無賠償，最重要的是，不必面對費用昂貴的爲期三周的冗長庭審。

Zeidenberg 提到，如果王春在要應付爲期三周的庭審，只能通過向在中國年邁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借款，否則他根本負擔不起庭審所需的律師費用。王春在如果答應上述交易，意味着可以保護其家庭免受壓力，並可以馬上回到中國繼續展開研究工作。

最終，法庭接受了王春在的認罪答辯，並判處王春在已被關押過的時間爲刑期，也就是一個晚上。

律師：王春在是犧牲品

據 Zeidenberg 在信函中表述，庭審法官 Cecilia Altonaga 對上述起訴並不滿意。

庭審資料顯示，Altonaga 當時表示，王春在所接受的認罪協議給予其監禁一天的處罰，而這在案件開始審理前的收押階段就已服完。“但鑑于王先生對氣候變化領域前沿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更鑑于他所做的科研及其科研所提供的信息於人類而言多么有價值，雖然說他確實犯了錯誤，當然犯下的這種錯誤很令人遺憾且不可挽回，但我認爲這都是完全可以通過庭審前採取其他辦法，從而可以避免令其成爲受審判的罪犯的。”

Altonaga 還對王春在表示，“我祝你和你的家人好運”，並提醒說，“你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你應該可以回來並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Zeidenberg 表示，在我 33 年的職業生涯中(22 年擔任檢察官，過去 11 年擔任辯護律師)，我還從未聽到過法官如此嚴厲地斥責政府將這樣一個從法院角度來說明顯缺乏證據的案子告上法庭。

Zeidenberg 還透露，在美國司法部發佈新聞稿之前，政府曾表示不會發佈任何有關王春在博士的消息。但最終司法部發佈了“虛假”和“誤導性”的新聞稿，以此“吹噓”他們對王春在的定罪。Zeidenberg 稱，司法部將法院已經駁回的未經證實的指控當做既定事實，這違反了政策。

Zeidenberg 在信函中強調，美國政府發佈虛假和誤導性的新聞稿只有一個原因：政府對王春在在美國失業還不滿意，現在試圖報復性地影響王春在在中國的工作前景。Zeidenberg 認爲美國司法部這是在抹黑王春在，進行司法外處罰。

“王博士被自己的政府不公正地當成了靶子並迫害，這是法官在案件中承認的事實。他只是美國政府針對美籍華裔科學家攻勢的犧牲品。不幸的是，他不會是最後一個。”Zeidenberg 最後表示。

美籍華人組織：華人科學家受到不公正待遇

當地時間 3 月 2 日，“百人會”在官網也發佈聲明，對王春在受到不公正起訴表示關切。

這份聲明中重申了前述法官及 Zeidenberg 的觀點，並稱這樁案件爲“又一起嚴厲對待美籍華裔的案件”。

“百人會”認爲，和陳霞芬、鄒小星等人一樣，王春在一樣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

2014 年 10 月，王春在的前同事，NOAA 的

杰出水文學家陳霞芬在她的辦公室用手銬被捕。政府聲稱陳女士作爲美國人，曾應中國官員的要求非法獲取數據，並稱她爲掩蓋這一“罪行”說謊。但在案件即將進入庭審的前一周，訴訟未進行下去，檢方撤銷了對陳女士的所有指控。但這次逮捕的後果對於陳女士來說是毀滅性的，她失去了工作，並被迫爲了復職而起訴政府。

2015 年 5 月，天普大學的世界著名物理學家鄒小星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面前被十幾名武裝特工以類似的方式用手銬逮捕，他被指控非法向中國提供科技材料。同年 9 月，指控突然被撤銷，但鄒小星並沒有得到關於調查及撤銷罪名的任何解釋。

“百人會”在聲明中重申支持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和公民權利的承諾。趕走和拒絕可以幫助美國更具競爭力的人才，對美國而言將百害而無一利。這些案件毀壞了無辜者以及輕罪受到重罰者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時間 2 月 13 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Christopher Wray 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在美國“幾乎所有領域”中均有“教授、科研人員、學生”在學習和工作；這些或可稱之爲“非傳統的情報收集人員”的中國學者有可能秘密地在爲中國收集情報。

2 月 16 日，“百人會”也就上述發出聲明，譴責針對華裔學生學者的“寬泛標籤化”言論。“百人會”表示，在擺出任何事實和證據之前，僅以純粹的種族和出生地就對一個群體發出如此巨大的懷疑，這種行爲不但違背了無罪推定、正當程序以及平等保護等美國憲法的根基理念，也容易煽動歇斯底里的不當情緒。

聲明還提到，美國歷史中不乏這樣的案例：不論是 1882 年實施的《排華法案》，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11 萬日裔美國人被拘禁的事實，均見證了亞裔美國人由於種族偏見而承受歧視性法律和不公行爲所帶來的傷害。這些都是美國引以爲恥的歷史，是我們應該從國家整體的高度竭力避免重複的章節。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彼此互免，尋求進步。

當地時間 3 月 1 日，“百人會”還聯合“亞太裔勞工聯盟”、“韓美會”、“日裔美國公民聯盟”等共計 13 個華裔、亞裔社區團體、組織，發表致 Wray 的公開信，要求 Wray 當面澄清所謂“在所有華人學生學者是國家安全威脅”的言論。

<p